

韓戰戰場九死一生親歷記

● 碧 園

大規模而慘烈的戰爭，必有許多殘酷而悲壯的故事，而我不幸是故事中的一員。戰後倖存的我，已再世為人。除枉死沙場者外，幸生的戰友，隨著歲月流逝，老的老、病的病、死的死，所剩無幾。眼看著這血肉橫飛的史頁，即將湮沒，筆者不揣譴陋，搖動久疏的禿筆，把它真實的紀錄下來。

百萬志願軍入朝鮮

這場大戰就是人們記憶清晰、爆發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的韓戰。開戰初期，北韓軍隊攻擊凌厲，勢如風捲殘雲。南韓軍隊節節敗退，被逼至南韓境內最後的港口釜山。此時聯合國經由緊急會議通過，組成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

軍出兵干預，主帥麥克阿瑟領兵自仁川登陸，展開反攻，情勢急轉直下，攻抵北韓新義州，接近中國與北韓接壤處。中共頭子毛澤東有一「唇亡齒寒」之感，加之蘇聯老大哥威逼利誘，遂發動號稱「百萬志願軍」的抗美援朝作戰。出兵的真實數目到底多少？我們這些基層參戰的「志願軍」，是無法知曉的。

我隸屬六〇軍一八〇師五四〇團運

輸連，因曾在陸官校廿三期畢業，派職為排級文化教員。從四川成都徒步行軍至寶雞搭火車，到達東北安東省的浪頭鎮，費時約一月餘，在該鎮又駐紮了約兩個月，再接獲命令越過鴨綠江，投入戰場。約在一九五〇年三月的某一晚上，我軍摸黑火速過江，過江後不到一小

時，就聽到隆隆聲的飛機聲，機群迅速飛過頭上，向我們行軍的位置劈劈拍拍降下一長條照明彈，當時我還在傻傻的以為是北朝鮮機群前來歡迎友邦援軍哩！我的念頭瞬起熄滅，耳際聽到連長喝令就地臥倒，接著即見幾架美軍戰機俯衝而下，用密集的機槍掃射下來，我軍頓時人仰馬翻，傷者哀嚎，驟馬嘶吼。剛踏過鴨綠江的第一關，就是這麼石破天驚嚇破人膽的震撼，嚇得我四肢發麻，顫抖不已，意識到美國人的厲害。然而儘管怕得要命，仍得冒險繼續前進，因美機掃射過後，我們必須利用空檔快速朝前衝進。就這樣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直到天亮才稍獲喘息，埋鍋造飯，因為天亮後不敢再行軍，以避美機掃射

轟炸。

戰火蹂躪下的北朝鮮，已是千瘡百孔，十室九空，不但看不到高樓大廈，連平房也難得一見。據說所有居民都已進入山洞和地下掩體躲避炸彈。我們像無目標似的盲目前進，日復一日，看不到敵人在那裡，也搞不清東西南北；唯一想法是希望美機快來，我們即可藉機臥倒地上休息一陣子。每個人都疲累已極，閉著眼睛向前移步，宛如行屍走肉。

大約行軍不到一個月，由於過於突出，一八〇師全部被美軍包圍，成了甕中鱉，旋即通通被俘。浩浩蕩蕩的一支抗美援朝軍隊，長驅直入，而我沒開一槍（我根本無槍，因槍枝短缺，只給了我一顆手榴彈，供遇敵時同歸於盡。）身上毫髮無損，就成了美軍俘虜，不勝慶幸。

俘虜營中的一過客

被俘時正值冬末春初，氣候相當寒冷，我們這些敗軍俘虜，未被勝利的一方當人看待，尤其是南韓軍隊，對中國

志願軍恨之入骨，常橫施虐待。幸而我在的俘虜營歸美軍管轄，未被施虐。我們被編為兩個聯隊，和一個軍官大隊，禁錮在「巨濟島」上。俘虜營的伙食很差，一日兩餐，每餐只有一小碗飯和一杯清湯。我編在軍官大隊，待遇稍好，尤其幸運的是不久我被選為警備隊員，不但可以吃飽，還可在湯中撈取「精華」，補充點營養，這當然值得其他俘虜嫉妒羨慕的了。

俘虜營待了大約三個多月，結識了許多新朋友，其中和我同睡一個土坑上的周維熙留給我的印象最深刻，我們年齡相若，很談得來。當俘虜閒得發悶，自會想到消遣，他懂的很多，諸如「麻將」、「敲敲，牌九」等。他利用美軍配發俘虜的香煙盒製造各式精巧賭具，由大家以香煙下注，每天玩得亦樂乎，幾乎忘卻身在俘虜營了。但這一美景不長，在一個陰雨的夜晚，我和另外十幾個人被調出俘虜營，在漢城一處機場登上了一架雙引擎飛機，飛往日本東京，途中風雨交加，飛機上下震盪得厲害，幾乎把我的五臟六腑都震了出來，吐

了許多黃膽苦水，下機後，我兩腿僵硬，舉步維艱。

我當了戰地情報員

原來我被選作戰地情報員。美軍八十軍遠東情報局屬下的情報單位，叫「技術連絡室」(TLO Technical Liaison Office)。我們抵達後接受三個月的情報員訓練，即被派到敵後進行戰地情報蒐集工作。與我同時受訓的有王森、葛生唐、王廉忠、胡仁祥、屈雲亭、張華煜、沈雄壯、龍飛等十餘人。在到達日本後，始知上了「賊船」，但已沒有退路。受訓結業，重回漢城，再轉送到仁川外海的小島——仙甲島，面積不到二平方公里，無人居住，四面環海，如同水牢。

島上長滿灌木矮樹和野草，設備簡陋，只有兩棟設有通舖的小屋，一間小廚房，連個儲存淡水的池塘都沒有，因無淡水，靠海化淡水活命。幸而先期來到的一位同胞孟明，曾在國軍裡習醫，為人親和，平易精細，英文不錯，被任命為醫官，不出任務，我們有什麼傷風

感冒或病痛，全靠他診治。大家暱稱他「打鼓槌」英文的「Doctor」的意思。而這個小島就是我們出任任務前後（GO Mission）的暫駐基地。

我在TLO工作三年多，共出敵後任務三次，採海、陸、空的方式進行，得過二枚獎章「Medal」，過程的驚悚艱苦，非身履其境者難以描述。

在受命出任任務前夕，人人誠惶誠恐，生死難卜恐懼萬分，我第一次出任任務和王森、張華煜三人一組，那年我十九歲，由美軍供應中共志願軍的軍裝和武器，用大塊肥皂仿刻中共軍防司令部關防印章，印製路條。當時正是深秋十月，氣候轉涼，我們三人在漆黑深夜乘坐美軍一艘潛艦開往北韓新義州外海，然後乘小漁船接駁至海岸淺水沙地，就由我們自生自滅，死活全看造化了，使我大有「風蕭蕭兮『海水』寒，壯士一去兮難復還」的感嘆！

我們三人中王森年齡最長，約廿五、六歲，算是組長；張華煜略長我一、兩歲，是參謀；我最幼，只能當傳令員。我們下漁船時，仍水深及胸，內心志

忑，深怕被北韓海防軍發現。我們互相緊挽手臂，屏聲靜氣，慢慢走向岸邊，除頭頂乾糧外，全身濕透。幸而發現離岸不遠處，有一戶人家在燒火取暖，我們冒險進入，說明是中國志願軍，因涉水過河而弄濕了衣褲。這家人很和善，除了讓我們烤乾衣服外，並煮了一鍋稀飯讓我們吃喝暖身。

第二天我們拿出美軍交代的任務路線圖，開始執行任務，照美軍規劃的路線圖是從新義州往南走，沿途偵查中共軍的重兵器位置和司令部所在地。我們真是走運，由於是較早期派出的情報員，中共軍方沒有戒心，我們沿途和他們打招呼，唱中共軍歌，打成一氣，遇到崗哨站盤查，就拿出蓋有關防路條一幌就過去了。

槍林彈雨絕境重生

這樣表面寧靜內心惶恐的旅程，進行了二十多天，期間曾遭美軍砲擊和飛機掃射，驚險萬狀。記得一天下午，傾盆大雨，美軍的連環砲擊落彈如雨，我們躲在石洞裡，砲彈把岩石炸得崩坍，

幾乎葬身山洞。北韓山多，但樹木都已被美軍投下的汽油彈燒光，所有山區都是光禿禿的。彈停雨歇，我們劫後畏畏縮縮走出山洞，坐在岩石上，雨過後的青天，湛藍純淨，靜謐安詳，一架運輸機緩緩飛行，機旁白雲朵朵，像極了大海中的一條航艦。景色如詩如畫，叫人幾乎忘記身在危險的戰地。

又過了幾天，我們總算走到美、韓軍邊防地。那是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王森叫我們停了下來，以非常嚴肅的語氣說：「兩位老弟，我帶你們到此，前面不到一千公尺，應是美軍陣地，你們回去吧，至於我個人，也許以後還有機會相見。」他那情深義重的語句，迄今仍深印在我的腦海，可惜從此再沒有他的訊息了。最後我和張華煜在漆黑深夜摸索前進，走到南、北韓交戰最前線，碰上中共最前線二所哨站，說前面就是敵軍，要我們不要再走，因為太危險了。我們誣稱任務在身，必須偵察敵人實情，顧不得危險。我和張華煜往前走不遠遇到一條河流，水不很深，僅及腰部，但因夜色漆黑，看不清週遭景物，惟可

聽到河對岸山上有人講話的聲音，我們深怕被人發覺開槍射擊，那就完蛋了。只好緩步輕移，涉水摸索而過，費盡吃奶的氣力，總算登上對岸，但不料前走不到一百多公尺，又有一條河水擋在面前，此時，我們真是萬念俱灰，鬥志全消，因我們已經攀山涉水走了二十多天，口糧早已吃光，加之涉水過河，全身濕透，勉強找到一處小灌木樹叢處藏身。此時已是十月底，氣溫極低，腹內飢腸轆轆，全身無力，兩隻腳掌浮腫，行動困難。儘管寒氣刺骨，我們也得把身上的濕衣脫掉，放在小樹叢上晾乾，身軀癱瘓在樹叢裏的草地上，上下牙齒不停的顫抖，咯咯有聲。對岸不時傳來講話聲，分不清是韓語英語，更加深了我們的恐懼感，心想，與其天亮被發現遭到逮捕槍殺，倒不如自我了斷。於是拿起所攜步槍，槍口對準喉嚨，閉眼狠心扣下扳機，可是槍竟不響，事後始知因槍枝久未擦拭，又泡過水，子彈潮濕，故而無法擊發，這也是我的命不該絕。此一自殺動作後，心情沉澱漸趨平靜，於是把命運委諸「上帝」。

天色慢慢泛白，抬頭四週打量一下，原來我們困在一處灣流的小土丘上，由於白色的內衣褲晒在小樹枝上，很快就被南韓守軍發現，開始用機槍掃射，但彈著點很高，傷不到人。不久，以為我們是投降的中共志願軍，高聲喊話。此時我驚恐的心，慢慢放下，知道是南韓軍隊，因為我已看到他們背後山上豎起的一面八卦圖形韓國國旗，我當即回以「We are Chinese Agents」並亮示派司。他們很快將我們抬上山區陣地，並試圖探詢一些戰地情報，但在同一時間內美軍就用直昇機將我們接回漢城總部。

立下戰功升任教官

美軍對派出去的戰地情報員平安返回者非常重視，立即將我們送到一處隱密的彙報中心，詳細調查盤問。現場有一幅戰場陣地圖，圖上用五平方公分的格框區隔，可明顯分辨出我們走過的路線地形。我們把沿途所見所聞鉅細靡遺的報告出來，由一位韓籍操流利華語的李姓翻譯傳譯。美軍軍官特別重視敵軍司令部的的位置和重兵器佈置地點，每當我們說到這些重點時，他們盤問得更為仔細，然後滿意地點頭微笑，並豎起了大拇指說：「Very good」。

我們兩人是美軍利用戰俘以海運到敵後作情報員的首批，其他的情報人員大部分是趁黑夜飛到北韓高空跳傘著陸，或由陸路混入。就我所知，空中跳傘的有李谷華、沈雄壯、胡仁祥、屈雲亭、鄧旦、卜則堯、龍飛等二十餘人。我們二人的戰功，頗得美軍賞識，特別挑選我和張華煜、卜則堯、鄧旦四位升為教官「Instructor」，負責後來由戰俘營調來受訓新進人員的訓練工作。

美軍利用戰俘作情報員，有歷史可循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就利用德國戰俘搜集情報，因為戰俘在語言和生活習慣上就佔有先天的便利。而我們這些韓戰戰俘同屬東亞地區的黃種人，利用更為便利，因而美軍更樂於作為。不過，這是違反國際紅十字會規章的，但美國是超強大國，又是經聯合國通過籌組的正義之師，暗地裡作這種勾當，國際紅十字會也是睜眼閉眼，佯裝不知。

我們的情報機構，在漢城設有辦事處，地址是城中區的一座高級民宅，四週鐵絲網圍繞，非常神秘，一般民眾不准靠近的，我們稱它為神密的會仙洞（其本名會先洞），是專作接送情報員歇腳之用。自我們以後，再由俘虜營選用的新人，不再送往日本受訓，交由我們四位教官在仙甲島上訓練。所謂訓練，就是將敵後工作經驗和搜集敵情的技巧傳授給他們。在授課過程中我要他們謹記：「性命第一，情報次之」八個字。

俘虜營中鬥爭慘烈

這種在黑夜高空跳傘或乘軍艦赴敵後工作，是非常危險的，而美軍在戰俘營選人時，更不會事先告知，等到了仙甲島知道實情後，泰半是怕得要死，或抵死不從。於是美軍就搬出我們在俘虜營常喊出的兩句口號：「一顆心回台灣，一條命滅共匪」。強調你們不是要回台灣嗎？要滅共匪嗎？那麼這種工作正好可印證你們口號的真假。美軍的這一招，常迫得我們辯無可辯，只好接受，然後透過李姓翻譯和美軍協商，達成協

議：凡調來此地的人，至少要去敵後一次，並且交給我們一份回歸祖國保證書（Turncoat Chinese agent policy）。當然也有少數人抵死不允，就被個別囚禁，美軍稱之為住猴室（Monkey House）。

前文提過，美軍在韓戰中共俘虜了中共志願軍兩萬多人，通通被禁錮在巨濟島上（韓國的第一大島），並將之編為兩個聯隊和一個軍官大隊。編妥後，俘虜之間即展開敵我意識形態鬥爭，拳頭大膊膀粗的人，就被擁為聯隊長、大隊長，而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過去國軍中的下層幹部，並成立了一所學校，我們戲稱為俘虜大學，校長是軍校十三期畢業，官階中校，是俘虜幹部中學識和品德最優秀的一位，名叫張遵賢。

俘虜營內的鬥爭是非常殘忍和激烈的，首先為表白堅決回台灣擁護國民政府的人，身上各處甚至額頭上刺有「殺豬拔毛」、「消滅共匪」或「反攻大陸」等口號，對那些不願表態或明說要回大陸的共產黨員，就毫不留情的展開毆打和殺害，記憶所及，有一張姓俘虜美

語說得不錯，是俘虜和美軍溝通的橋樑，就是不肯表態回台及擁護國民政府，結果在一個晚上遭殺害並分屍，第二天早晨趁運送大便方式予以丟棄。美軍早起晨點，少了這位張姓翻譯，立即展開搜查，但屍體已隨糞便車運走了，查也無處查，最後只好不了了之。

反共俘虜因身上刻有反共字樣，造成後來調充情報員的致命傷。雖然美軍請來一位「Go. 師傅，將字體順勢改為花、鳥或其他圖案，但身上疤痕仍在，加之有些人是在戰俘營中怕被鬥爭毆打勉強刻上字紋的，調訓派遣任務，等於送他們回中共老巢，反而將這邊的實情全盤告訴了北韓中共志願軍總部，害得以後派去的情報員，幾乎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回，後來中共志願軍一遇到這種三、五一組的喬裝志願軍，根本不需盤問，只要脫掉衣服一看就知道了。這是後來美軍從戰俘營調出三百多人，最後能回台灣不到五十人的原因，這三百多人，都是戰俘營的精英。

調赴漢城當管理員

我在仙甲島上為時不長，大約一年後就被調到漢城市的會先洞，擔任管理員工作，美軍稱之為「Manager」。凡

在仙甲島完成訓練待命派出工作前幾天的情報員，都要接到此處待命。雖有李翻譯做舌人，但日常的管理工作仍要自理。當時我的英文程度不好，經過一段時間和美軍接觸學習，勉強能作簡便翻譯。時間在等待中一天的過去，美軍自戰俘中調來的人不斷增加，而被派出敵後工作的人，能安全回來的越來越少，我看在眼裡，內心裡無比的絞痛。幸而韓戰在經過幾次戰役後，雙方開始和談協商，最後達成協議，在「三八」線附近停戰，劃出一道一千餘公尺左右的中立區（Neutral Zone）。有了這道中立區，我腦海裡靈光一現，想到拯救他們的方法，而我也真的作到了，救了不少同志的命。和談開始後，情報員派遣改由陸路進出，他們在出發前，都要經過我的安排，供應乾糧及必要的文件，於是我就偷偷告訴他們，從中立區「甲」點進入，算準任務所需日程及沿途的情報資訊（根據我自己的經驗調整而成）。

，要求他們須晝伏夜行，叮嚀他們千萬別走出一千公尺以外，而後由「乙」點歸來。此，謂之「糊美」假情報。

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已到了一九五二年臘冬，戰俘營中一萬四千多人堅決回台的願望露出曙光，但我們這些拼死命的戰地情報員，不管怎樣爭取，都未得到善意的回應。美軍主管甚而透過李翻譯要求我和卜則堯、鄧旦、張華煜四人，在韓戰和平解決後，加入美國的中央情報局（CIA）。可是當時我們的心只有偉大的領袖蔣中正，一心一意要回祖國，任何威脅利誘都不能動搖我們鋼鐵般的心志。同時另一種謠言也傳開來，就是韓戰結束後，我輩情報員可能會被美軍紮上沙包丟入大海，以免留下活口，因為美軍利用戰俘作情報，是違反日內瓦和平公約的。總之，當時的心情惶恐極了，最後集議決定，由我和鄧旦、龍飛、戴守瓊四人，趁風高月黑的夜晚，剪破鐵絲網逃奔我國駐韓大使館。

駐韓大使王東原先生見到我們及獲悉原由後，也非常擔心，因為惹不起美軍。直到獲知我等冒死逃至大使館是為

了挽救其他仍在美軍情報機構的數十人後，才同意將我等四人藏匿於大使館地下室，嚴令使館人員絕對對外保密。我們在地下室住了近一個月。美軍曾在漢城重要關口盤查搜尋未果，不久聯合國同意依志願遣俘，我的夥伴一萬四千多人開始乘船回歸祖國台灣，我們四人才被放出來，分別安置到陳姓及劉姓兩位華僑開設的商店裡。旅韓華僑大多是山東人，經營餐飲業，陳姓華僑也不例外，每天生意不是很好，但尚可維持。他的店裡除了賣拉麵和菜餚外，也賣酒類飲品。陳老闆算是小康生意人，每日供給我和鄧旦伙食已是難能可貴，偏偏鄧旦是個酒鬼，酒癮奇大，我只能勸他忍耐。但他的辦法真多，發覺店面櫃台靠牆旁有一罈待售的酒，他從別處找來一根橡皮管，到了晚上夜深人靜，把橡皮管插進酒罈，爬在地下猛喝，他的酒量奇大，這一喝，酒罈的酒去了一大半，第二天中午客人進店吃喝，也有人買醉

逃往大使館內躲藏

的，老闖揭開酒罈木蓋一看，大吃一驚，怎麼酒少了這麼多？心裡不免狐疑。他不動聲色，並將酒加滿，到了深夜，來個守株待兔，可憐的鄧旦果然自投羅網，被老闖人賊俱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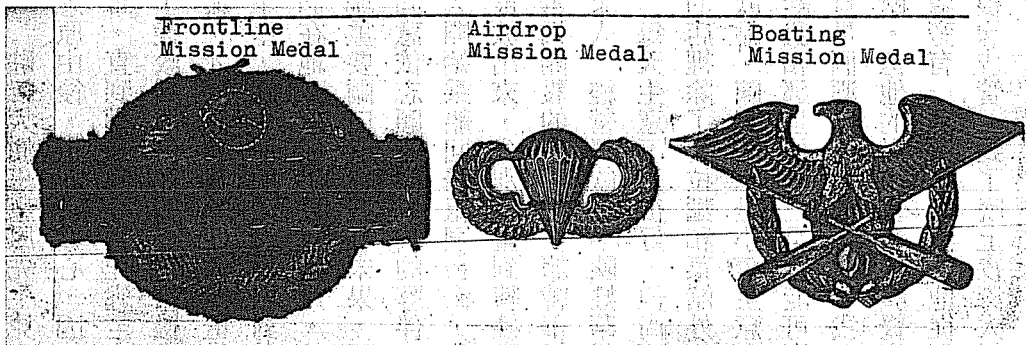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我們在陳家待不下去了。四人被送到釜山旅韓海外區黨部崔書記長家裡。崔家房屋較大，有樓上樓下二層，我們四人住樓上，樓下是書記長辦公室、臥房及廚房，而廚房正對準鄧旦的床。當時時值二月，天氣還很冷，晚上入廁必須下樓，鄧旦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，在我們之中，學識、智慧、經驗最好，但個性放浪不羈，有點玩世不恭，自稱是李白再世，行事率性。他晚上怕冷，懶得走下樓，就把尿尿在他喝完酒的酒瓶裡。年節三十日晚上天剛蒙亮，樓下廚房正趕作春節菜餚，我剛好入廁回來走過他的床位，他突然叫住我問道：「是否過年了要大吃一頓？」我走近告訴他：「應該會吧」。但一不小心，踢倒他床下的酒瓶，當初我並未在意，不過沒多久，樓下人大聲喊了：「啊！漏水了」，我知不妙，忙答曰：「是酒瓶

倒了」。當然是酒瓶，沒錯，但倒出來的不是酒，而尿水。我趕快拿起剩下部分的尿酒瓶，由鄧旦床頭的一個小窗口往外甩，真不巧，禍不單行，不偏不倚砸到一位路人的腿上，只聽到：「嗨！魯咕約！」就在這時，書記長的女兒捧來一個大碗說：「快！快！快！倒進碗裡，漏掉太可惜。」我們四人相顧茫然，尷尬至極，恨不得地下有洞鑽了下去。

當時的崔書記長，正值壯年，大約五十出頭，身體很好，他對我們四人以英雄看待，每餐有酒有肉，客氣得很，還常在吃飯中豪氣干雲的說：「自古英雄多海量。過去你們太委屈了，現在該開懷暢飲，不夠再去拿。」其實我們四人中，只有鄧旦善飲，但也談不上「海量」，尤其醉後醜態百出，令人尷尬。

我在四人中年紀最輕，也最有禮貌，書記長有意認我為「義子」，留在釜山華僑高中任教，或在黨部幫忙。「義子」我不反對，任教我很惶恐，因為本身未受完高中教育，怎敢當教師？加上我等抱定「一顆心回台灣」，絕難中途改變，於是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中旬，由

駐韓大使館安排，在釜山海港上船，才回到魂牽夢縈的祖國台灣。



作者進入北韓敵後情報工作，美軍頒發的三枚獎章，由左至右：海路進入，陸路進入，空中跳傘。



①作者碧園（右二）等人歡迎奧汀博士（中）餐敘前在孟明（左一）家合影。

②參與敵後情報工作部分同仁合影，第二排右三穿黑大衣者為作者。





① 作者碧園（後右三）與岳父母及妻舅等合影。
② 作者的全家福。





- ①韓戰期間與T.L.O.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奧汀博士（右四）偕夫人（右三）來台訪問
與歡迎人員合影，左一為作者。
- ②作者碧園（左）與兒子參加遊行時留影。

